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第
三輯真經

勝鬘經

宋朝印度那跋陀羅譯

如來真實義功德章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

信法未久共相謂言勝鬘夫人是我之女
若見佛者必速解法心得無疑

宣時遣信發其道意夫人白言今正是時
王及夫人與勝鬘書略讚如來無量功德
即遣內人名旃提羅

使人奉書至阿踰闍國入其宮內教授勝鬘
讀誦受持生希有心向旃提羅而



金雄师述
Jin xiongshi

胜鬘经真义

第三辑

The True Meaning Of
Madame Samanera's
Sriy Sutra



所有修学佛法者，都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感想：“佛法浩瀚无边，当从何处入门？三藏十二分教，隐晦难解，如何正确入理？”产生如是感受的原因，皆因不知佛法粗分五乘之理所致。人乘者谓五戒十善：受持五戒、不犯众生。天乘者谓五戒之上加以孝顺父母，慈济众生，行于十善，得生欲界天中；或进而增修四禅八定，得生色界天乃至无色界中。小乘者谓解脱道：断除我见、我执及我所执，以四圣谛为主旨，四念处为观行之法，八正道为实行之道，可得阿罗汉果而出三界生死。中乘者谓缘觉道：依佛之教而修学十因缘观，然后及于十二因缘观，成辟支佛；或于无佛之世自修此二种因缘观，自成辟支佛而出三界生死苦。大乘者谓：参禅实证第八识，了知此识是名色之本，亦是涅槃之本际，故知法界实相而生般若智慧，成三贤位实义菩萨僧；若能进修一切种智而成就道种智，即成诸地圣位实义菩萨僧；若道种智修证圆满时即是佛地一切种智，其第八识改名无垢识——佛地真如。知乎此，则有最初抉择分，能善选法门及真正善知识，不被假名善知识之大名声所惑，则于佛法之实修，知所进道矣！

大乘佛法之入门，号称八万四千法门，但门门所入者皆同一第八识如来藏之本有自在性、本有自性性、本来清淨性、本来涅槃性。凡已亲证如来藏者即能现观如是四性，因之而生实相般若，成第七住位不退菩萨，名为实义菩萨，已非单受菩萨戒而未证实相之名义菩萨。此时实相般若在胸，已能粗知般若诸经中的法义，不待人教。然而如此阶段之智慧，实仍未足以了知诸地智慧，以未了知成佛之道次第及内涵故，以尚未通达实相般若故。若欲通达实相般若而速进初地者，悟后必须深入了知一念无明与无始无明之异同，以了知二者间之关联，然后知所进道；如实而修，则欲入地者亦得速达。

《胜鬘经》所说者，即是此二种无明也；凡欲厘清佛道及二乘道之异同所在者，皆应深入理解此经义理；于此已有实质上之理解者，不论对于选择三乘菩提，或对于选择大乘入道之善知识及道场，皆已胸有成竹，则有能力自己选择真正善知识及真能助己实证佛法之道场。然后次第入道，终不久修佛法而一生唐捐其功也！由是可知此经之重要。然此《胜鬘经》义理深邃难知，古来少有能作深入浅出而完全正确之解释者；今此讲记中，确有如是功德，能令读者深入理解而建立正知见；对于久修佛法而深觉茫无所趣之老参，诚属难得一见之讲述实记，允宜熟读而助入道。

自序



所谓原始佛法，必须涵盖前后三转法轮的成佛之道全部佛法；因为，只有这样具足涵盖三乘菩提以后，才能显示释迦佛已经圆满化缘了——四阿含诸经并不曾说到成佛之道，只说到成就罗汉解脱于分段生死之道的法义；也因为前后三转法轮的法义全部都是释迦佛亲口所说，才能具足了成佛之道，而非如同四阿含诸经一样地严重欠缺成佛之道的原理与实行之法道。但印顺法师不了解前后三转法轮诸经的意涵，连声闻罗汉们所结集出来的四阿含诸经的意涵，都严重地误会了，当然更无法如实理解大乘诸经的意涵。印顺又因为信受部派佛教时期的声闻凡夫论师们的六识论错误观点，所以全面否定大乘法，认定大乘非佛说；并将大乘诸经的义理曲解为同于二乘解脱道的法义，再以声闻凡夫论师的六识论邪见，套用在原本为八识论的二乘解脱道上面，于是连二乘解脱道本质的四阿含诸经中的义理，都严重地误会了。立足于这种误会解脱道及佛菩提道的前提下，只承认四阿含所说的解脱道为原始佛法，认为大乘诸经皆非佛说，故只将四阿含定义为原始佛法，将第二、第三转法轮诸大乘经排除于原始佛法之外，意谓大乘诸经都非释迦佛亲口所说，这是严重扭曲佛教历史之后所作的不正确定义。一开始学佛时若是信受了印顺这样偏差的观点以后，将无可避免地落入六识论的邪见中，于是连断

我见都成为奢谈了，遑论实证大乘实相般若！

复次，大乘法之证悟，不许外于教门；若外于经典圣教开示，而言“所悟虽异于教门，然亦是宗门之悟”，当知即是错悟，谓其所悟必定已经异于宗门之悟，经教所说法义正是说明宗门所悟内涵故；明得此理，始知宗门之悟，一向不得外于教门也。但若已经求证于大乘经典，印证自己确实证悟已，欲了知悟后进修之道，欲凭借所悟如来藏而生起深妙般若智慧者，及欲快速进入初地者，皆应先行深入《胜鬘经》真义，由此了知大乘道与二乘道之异同与关联，然后对于自己应如何求得真正之大乘般若开悟，以及悟后应如何含摄二乘道，进而快速进修般若别相正义而具备入地之资，即能自知而无所疑也！

二乘人所证智慧为出离三界分段生死之智慧，只是声闻法中的解脱道智慧，所断者仅为我所执、我见、我执，不曾及于法界实相之了知与亲证，是故一切不回心大乘之阿罗汉，不论为慧解脱、俱解脱或三明六通大解脱，皆无法生起实相般若；此谓不回心阿罗汉，虽知一切法界皆唯如来藏之所生，然唯是亲闻世尊如是圣教而未能实证，是故凡遇亲证之菩萨时，皆无从开口共论般若。乃至诸菩萨与言无余涅槃中之实际者，亦皆茫然无措而不能回应，唯有回避不言一途。诸不回心阿罗汉，之所以致此者，皆因未证名色本、名色因、名色习之如来藏心所致也！譬如阿含中佛语圣教分明：“解名色本，即得应真。”谓名色之根本乃是如来藏心——十方三界一切有情之名色，皆从如来藏心中出生，并皆以如来藏为本；是故，证或不证名色因、名色本之如来藏者，即成是否能入大乘别教而成实义菩萨之分野；惜乎今人能知此者极为稀有，皆坐密宗应成派中观六识论邪见所祟，致使当代诸大山头大法师等，悉被释印顺六识论邪见所祟而盲目追随，同声否定大乘及阿含经教中所倡八识论正理，则彼诸大法师及其徒众即失大乘见道因缘，兼亦成就谤菩萨藏之大恶业，成一阐提。

然而，已经实证如来藏之实义菩萨，虽已位阶不退位之第七住，是否即能了知成佛之道内涵？实犹未必！谓此时之第七住实义菩萨虽有般若实相智慧，亦唯有总相智尔，尚未具足别相智故。般若实相智慧之别相智者，其义广繁，非如二乘解脱道之见惑、思惑意涵狭隘易知故；是故亲证如来藏而发起实相般若智已，仍须亲随真善知识修学，方能快速而深入理解三乘菩提之异同，方能快速现观三乘菩提之关联而了知二乘菩提之局限，而能了知二乘菩提含摄在大乘菩提中之定位，然后深知无始无明含摄二乘菩提所断一念无明之真实义，则能了知三乘菩提之关联与全貌，欲求通达实相般若之别相智，斯有期冀；则能将长劫入于短劫中，数世之中即得圆成三贤位第一大阿僧祇劫之实修，灭尽大乘见道应断之广阔异生性，乐意培植入地应有之大

福德：为人所不能为，说人所不能说，行人所不愿行，乃至丧身舍命亦在所不惜，要护正法、要救众生及诸表相大师，乃至生起增上意乐而真发十无尽愿，入如来家、成真佛子。凡此，皆要以亲证如来藏为先，确实理解无始无明为次，实际救护广被误导之学人而进成大福德为后，始有入地进修第二大阿僧祇劫道业之可能。一切求欲实证佛法者，于此皆应了知。

凡欲深入了知如是正理者，于《胜鬘经》皆必须深入研读，并将其中法义实际现观，实证胜鬘夫人所说法义，即能印证自己所悟是否确实契合法界实相，亦能藉此而建立三贤位所应通达之智，然后付诸实行而快速圆成第一大阿僧祇劫之道业。若属尚未实证如来藏而未发起实相般若者，不论已断、未断三缚结，皆可依讲记而了别三乘菩提之异同，则能自行抉择而入道，依大乘正理多闻熏习乃至实修；若得实证如来藏已，即入菩萨数中，成真菩萨，名菩萨僧，位阶不退菩萨位中，庶免受生一世而唐修佛法也。《胜鬘经》虽然文义深邃难解，今余已将此经法义深入详说，整理成文而为讲记，付梓流通以利大乘学人及诸方大师，若愿反复细读此书而详加思维理解者，无不受益。今以出版之时将届，合述缘起，即以为序。

佛子 金雄师 谨序
公元二〇〇八年大暑 于竹桂山居

【目 次】

自序.....	II
---------	----

第一辑

〈经题释义〉	001
〈如来真实义功德章〉 第一.....	006
〈十受章〉 第二	056
〈三愿章〉 第三	079
〈摄受章〉 第四	084
〈一乘章〉 第五（未完、待续）	144
插图：雨伞图	202

第二辑

〈一乘章〉 第五（承上辑未完部分）	295
〈无边圣谛章〉 第六	436
〈如来藏章〉 第七	460
〈法身章〉 第八	500
〈空义隐覆真实章〉 第九（未完、待续）	557

第三辑

〈空义隐覆真实章〉 第九（承上辑未完部分）	589
〈一谛章〉 第十	600
〈一依章〉 第十一	614
〈颠倒真实章〉 第十二	628
〈自性清净章〉 第十三	698
〈真子章〉 第十四	829
〈胜鬘章〉 第十五	859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

<空义隱覆真实章>第九（承上輯未完部分）



再来看印顺怎么说：“如来藏唯一，约祂的不与染法相应，与净法相应，立此二名。”从文字表面上来看还是正确的，胜鬘夫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从第八识如来藏从来都不与染污诸法相应，说祂是空如来藏；从祂能出生万法而与净法相应，说祂是不空如来藏。文字表面上看来一样，但是有两个问题出现了：第一，胜鬘夫人说的，并不是说祂与染污法相应而叫不空如来藏，而是说如来藏有能生蕴处界的自性、能了知业种的自性、能了知七识心行的自性，而且祂配合意根时还能了知往世的臭皮囊，虽然只剩下一把烂骨头；而且还能了知过去世的徒弟及过去世的父母、师长等等，仍然还有所缘。祂具有此类六尘外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自性，却始终不与烦恼相应，所以才叫作不空如来藏。但不空如来藏是万法的主体第八识心，而印顺讲的不空如来藏是被生而且常常与烦恼相应的意识，这就成为南辕北辙而根本没有交集点了。所以，学习印顺的法义，最后必定是迷迷糊糊到老死，茫然而终，不知道自己一生学佛四十年、六十年，结果是得到什么法、证解了什么法？都不知道。这是印顺的悲哀，也是印顺所有门人的悲哀！

印顺又说：“唯识学者说圆成实，也可有二义：一、约远离一切杂染说，名为空。二、约由空所显说，名空性，体实是不空的。然本经说不空，

不但约法性不空说，重在体具过恒河沙功德性。如《楞伽经》、《起信论》等，都不是从因缘生法，虚妄生法论空与不空，而是依如来藏性说。”问题又来了，唯识学者说的圆成实有两个道理，但是这两个道理不是印顺说的约远离一切杂染而说为空，因为唯识学者所说的圆成实，双具空与不空，是因为如来藏无形无色，不与烦恼相应，名之为空。虽然空，但是有实性；有实性是因为祂能生诸法，包括出世间法及世间万法。因此，唯识学者所说的圆成实性（先作依文解义吧：圆成实性就是圆满成就世间、出世间诸法的真实性），圆满两个字是约什么而说？是约世间法以及出世间法。世间法是杂染的，出世间法是清净的，如来藏心圆满成就杂染的世间法，也圆满成就清净的出世间法，所以才叫作圆成实性。祂具有圆满成就这些法的真实性，才被叫作圆成实。

假使如同某些愚痴人所说的：“圆成实性是纯净的、是纯无为、是纯真如，不具备无漏有为法。”这样一来，圆成实性就不能出生世间的杂染诸法了；这样它就变成只有真如性而不能涵盖世间杂染诸法了；那么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圆成实性，就应该解释为一切众生都已住在无余涅槃中，因为这样的圆成实性不能出生杂染的世间法。既不能生诸法，就不该有杂染的众生蕴处在三界中存在；显然就不具足圆满出生万法的真实性了，这样的圆成实只能称为假名圆成实，因为无法圆满具足出世间净法及世间杂染诸法，祂的自性并不圆满，所以就不是圆成实。所以圆成实性一定是具足出世间清净法以及世间杂染流转的染污法，才叫作圆满成就世出世间诸法的真实性。

那么印顺说：“唯识学者说圆成实，约远离一切杂染说，名为空。”这显然是错误的。假使要说印顺对，一定是在他所认知的某些唯识学者前提下；而那些唯识学者是不懂唯识增上慧学的人，印顺这样的说法才可以说正确的。不幸的是，自古以来不懂唯识的唯识学者是一直很普遍存在的，并且应该说，一百个唯识学者中有九十九人不懂唯识、误解唯识增上慧学。所以，我在五年前读到香港两位很有名的唯识学者写的书，阅读的过程真是不忍卒“读”，没有办法接受“要把它读完”的说法，所以只能够读个几页就跳过去、读个几页就跳过去；因为每一页都错误连连，心中不断生起悲哀的心情来，无法把它一字一字地读完。如果印顺讲的是这一种唯识学者，那么我们承认他这句话是正确的。

印顺又说：“二、约由空所显说，名空性，体实是不空的。”他所说的，由空所显名为空性，意思是说：缘起性空是由蕴处界的无常空所显示的，所以叫作空；而这个缘起性空其实是不空的，因为经由这个缘起性空的理解、观行，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印顺的看法是：阿罗汉就是佛，佛就是阿罗汉；成佛之道就是阿含讲的解脱道，没有大乘经讲的佛菩提道可言，佛

陀不曾以成佛之道教人。这就是他的看法，所以他才会认为：他自己真的懂缘起性空，由于真的懂缘起性空了，所以就是阿罗汉，而阿罗汉就是佛，所以我印顺就是佛。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真的懂得佛法，那么他懂得佛法以后，他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佛经，大乘经就是后代的菩萨创造出的文章。

接下来，印顺说：“然本经说不空，不但约法性不空说，重在体具过恒河沙功德性。”问题又来了，既然胜鬘菩萨说的是如来藏有过恒河沙数的功德性，而印顺说的如来藏是依蕴处界的无常、苦、空、无我，终必会坏灭来说的缘起性空，这样的缘起性空正是坏灭法，最多只能使人出离三界，不得安隐，因为心中始终怀疑：“我灭了蕴处界入了无余涅槃，是不是如实不空？是不是真的有本识如来藏存在而不是断灭空？”这样怀疑时，就不可能断我见了，何况能断我执？阿罗汉是因为佛陀在世时，他们亲耳听闻佛的开示，信受有本识真实存在不坏，阿罗汉完全信受而断了我见、我执。可是没有亲闻佛陀开示的印顺，他心中会想：灭尽十八界自己以后的涅槃中，是不是真的不空呢？心中总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心中不得安隐，纵使想要勉强把自己灭了，心中也是存疑的，始终无法断我见。纵使有人信受佛语而断我执，死后能得出离生死，仍然不算是安隐观，只是出离观而已。

所以，纵使印顺真的能出离三界生死而把蕴处界灭尽了，不能再世修行菩萨道了，而说能够成佛、具有过恒河沙数的无边功德性，那岂不是满口荒唐言吗？应该说这个人是假语村言（借用《红楼梦》中的话——贾雨村言），说话都不如实，如同三家村里无智者的说法。既然是蕴处界缘起性空而入了涅槃、灭尽一切了，又如何能成就佛道？正因为他曾想到这个问题，于是不得不把成佛认定为一生可以成就，所以他以为：成阿罗汉即是成佛，修学佛法、研究佛法，真的懂佛法了，你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佛法、就可以是经典，所以不必因为大乘经典非佛说，就说大乘经不是佛经、佛法。他的看法就是这样。

既然体具过恒河沙数的功德性，一定是有常住心，祂才能够具有过恒河沙数的功德性，不可能是虚空或空无而具有无量功德性。如果是缘起性空具有过恒河沙数功德性，那么当缘起性空所依的蕴处界坏灭了，缘起性空已不在了，那时是一法不存的，正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时，尚且没有丝毫功德性可说，何况是过恒河沙数的功德性？所以我这样说：本经说的不空，不是但约法性不空，而且是说本身与烦恼不相应的空，当下就有无量无边法性的不空。与印顺所说相反，这样才符合《楞伽经》、《起信论》所说的：都不是从因缘生的，而是本来就在的。

印顺又说：“不是虚妄法生论空与不空。”这评论是对的，可是当他指责

别人依虚妄生法来论空与不空时，其实正好应该指责他自己，因为他正好是以所生的虚妄法意识细心来论空与不空。所以，学佛人必须依第八识心的体恒常住，不论始与终，都不曾与烦恼相应，在这种因地的状况下就已经具备过恒河沙数的无边功德，只是因为无明、烦恼所障而不能了知及不能发起罢了。能知此，你在佛法中就能有入处；不知此，于佛法就没有入处可说了。

接着请看经文：“此二空智，诸大声闻能信如来；一切阿罗汉、辟支佛空智，于四不颠倒境界转；是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本所不见，本所不得。”印顺如何批注这段经文呢？请看补充资料，印顺说：【如来得证如来藏而成就法身，是由“坏一切烦恼藏”而得的。而坏一切烦恼藏，又从“修一切灭苦道”而来。二乘的所以不见不得如来藏空智，本经的解说，极为明白。（正闻出版社·印顺法师著《胜鬘经讲记》P.225）】接着请看楷书文字，是我对他这段批注的评论：【印顺既说“如来藏空智”就是断除生死烦恼，证得缘起性空，这明明是二乘圣人所已证的；纵使不似如来的究竟断尽，仍有习气种子随眠，却是二乘圣人已经分证的，故不能说二乘不证“如来藏空智”。但他在这里又随顺经文而说二乘不证，只因为经文是这么说的。可见经文说的如来藏空智，不是他说的缘起性空的智慧，而是第八识心的空性智慧。】

印顺既然说“如来藏空智”就是断除生死烦恼，证得缘起性空，这明明是二乘圣人所已经证得的；纵使仍有习气种子随眠未除，不能像如来的究竟断尽，但阿罗汉却是已经实证解脱道的。所以，依印顺的理论，当然不能说二乘圣人不证“如来藏空智”，因为印顺讲的如来藏空智就是缘起性空。但是印顺在这里又随顺经文而说二乘不证，这只是因为经文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不能不这么说。可见经文说的如来藏空智，不是他所说的缘起性空的如来藏空智，而是第八识心的空性智慧。

因为经中明明说：一切阿罗汉、辟支佛对这个空智是本所不见、本所不得的；这一种如来藏的空智是唯佛所证，而菩萨们世世随佛修学，所以能分证，这不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能证得的。而且，一切苦灭，是佛地才有资格这么说的，阿罗汉、辟支佛仍然还有许多苦未灭，因此阿罗汉、辟支佛并没有坏一切烦恼藏——还没有坏灭一切烦恼种子的执藏；他们仍然还有许多烦恼种子存在着，只是断除分段生死的现行罢了。

且不说细的烦恼，只说很粗的烦恼就好了。辟支佛们是不乐见佛，也不乐见菩萨的，定性阿罗汉则是不乐见菩萨的。这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说。不乐见佛的是辟支佛，只要听到天人来告诉他们：“有一位最后身菩萨已经降生在人间了，祂今夜已经出家了，不久即将成佛。”所有的辟支佛就会立刻取涅槃，他们不乐见佛。定性阿罗汉虽然很喜欢见佛，可是不乐见菩萨；因为

佛怜悯他们，不会为难他们，也会为他们开示正法；可是菩萨们为了护持佛的正法，一定会把他们贬得一文不值。单说去见维摩诘菩萨，见文殊师利菩萨，已回心大乘的阿罗汉们心中都还是有恐惧的，何况是不回心的定性阿罗汉？你想：他们有没有烦恼呢？当然有呀！

譬如维摩诘菩萨只是感染风寒，在家休息；但他起了念，想要用这个病来弘扬佛法，于是心中故意想着：“我生病了，佛都不护念我。”佛陀当然知道他的用意，于是对重要的弟子们一个一个点名，那些已经回心大乘的十大阿罗汉们哪个人敢去探病？没有一个人敢去。你想，他们有没有烦恼？有嘛！所以说他们还没有断尽一切烦恼藏。他们为什么不能断尽一切烦恼藏？因为他们还没有普修一切苦灭之道；他们灭的苦是有分苦、少分苦，不是灭一切苦。他们也无法灭多分苦，灭多分苦是诸地菩萨的事，灭一切苦则是佛地的事。因为没有修一切苦灭之道，所以无法灭一切苦，因此仍然有很多的烦恼藏在他心中。

由此缘故，阿罗汉不等于佛，由此缘故阿罗汉恐惧面见菩萨。所以他们只能断有余苦，他们修的是有余道，灭的是有余集，所知的苦是有余苦，为何会如此？都是因为他们不如实知佛菩提道，在回心大乘而悟入般若以后，尚未通达以前，所知的佛菩提道都只是听闻而臆测所得，没有如实智。因此胜鬘夫人所说的空义隐覆真实，与印顺以解脱道来讲的空义隐覆真实，是完全不同的。空的真实义有空与不空，空是不与烦恼相应，不空是在不与烦恼相当中能生万法的自性，能继续支持万法生住异灭，而祂常住不灭，常住于不与烦恼相应的空当中，继续圆满一切杂染诸法，于空中具有这样的不空，才是真实空。

这个真实空是有不与烦恼相应的空，也有能生万法的自性不空，所以真实不空。空与不空集合于一身，不是分开的；也是集合于同一时，是因地就已经是如此的，不是成佛以后才如此的。而印顺把空与不空割裂成为分离的，也割裂为因地与佛地不同，割裂为到达佛地时才不与烦恼相应，这样妄说为真实不空。印顺说如来藏（缘起性空）在因地时不与烦恼杂染相应，有时候又反过来说因地与烦恼杂染相应，所以是灭法；但是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在死前如果真的懂了，就是不空，因为缘起性空是常住的。他这样胡乱地解释。所以读他的书一定会越读越乱，到最后真的想不通他在说什么，脑袋就像浆糊，只好投降，承认他的思想真的很高——深不可测，只好推崇他是导师。但是他这位“导师”是要将人天导向何处去？问题很严重。

也就是说，空的真实道理有不空与空两个部分。空是因为不与烦恼相应，但在这个不与烦恼相应的状况下，祂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性，使得世间的流转诸法以及出世间的还灭诸法可以同时存在，所以世间容许有三乘圣人住

世，而继续显示确实有空与不空两个部分。但这个法不能明说，只能够从理上来告诉你，如来藏是如此的。若是想要得到真正的实证，就必须进入佛法中来真修实证，不能单靠意识思维理解，也不能靠佛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依佛学的方法论研究到最后，将会成为印顺学一样的学问而不是佛学，因为真正的佛法学术只有在真参实证者心中才能存在；也因为意识思维所得的内容都只是学问研究而无法完全符合佛法的真义，而学术是讲求验证与真实的。

由此缘故，我们不得不略说佛学学术的定义。谁有资格谈论佛学学术？答案是真实亲证佛法的人，所以有资格谈论佛学的人是诸佛与诸菩萨。能真正写出佛法学术的论著，其实是只有菩萨才有资格写。所以，真正的佛学论著就是《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成唯识论》等论著，这才是真正的佛学学术论文。而现在的学术界弄出一个佛学学术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佛学的学术论文，因为都是思维想象的而不是可以被验证、被一再实证的佛法，最多只能称为哲学。

菩萨是亲证了实法以后来把它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写出来，帮助大家容易快速实证而真正进入佛门。可是现在的佛学学术界，他们没有亲证，却写出一堆东西来，佛、菩萨看了会客气地说：“写得还不错。”其实是说：

“这不是正确的论文。”事实上是如此。几年来也有一些佛学学术界的专家，很想写书来破斥我，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敢讲出来。终于后来有一个人敢公开先讲出来了，结果两年多过去了，还不曾看到他写出一本书来破我。他一定是写了以后又揉掉、丢到垃圾桶去了，不然就是计算机上写了以后又全部删除掉。写一本书评论我有那么难吗？两年多写不出一本。我可是每年至少要出六本书，而且从来都不打草稿。为什么能这样？这就是说，对于空的真实义，如何把祂隐覆密意而说，这是菩萨所能作的；隐覆了空的真实义以后，很快速地写出非常多的深妙法，不但凡夫不能挑毛病，连阿罗汉们也无法挑毛病。可是凡夫不懂得空的真实义，不认同菩萨隐覆密意而说，想要把祂明明白白的写出来，很努力、殚思竭虑写了好几年，最后还是要丢到字纸篓去。这就是说，空义的隐覆是以真实法为前提；如果没有证得真实法，就不懂空义的隐覆义。

在二乘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杂阿含与增一阿含，其实就是阿罗汉们听闻第二、三转法轮的大乘经典以后结集出来的。可是在长阿含、中阿含的弘扬期中，都是隐覆了空的密意而说的；佛在初转法轮时期，不向阿罗汉们说真实不空的法，因为恐怕他们将误会佛的说法是前后颠倒，误以为不空的法即是常见外道所堕的意识。佛在初转法轮时期说的是蕴处界缘生性空，可是到了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时期却说缘起性空而说有不空的如来藏。这样的说法，如果是对菩萨说，菩萨们都不会有问题是；如果是在初转法轮时期向二

乘人说，那将会有问题，他们将误会：你去年说无我，现在怎么冒出个真我来，那是不是前后颠倒？

有没有人这样指责佛陀？有！这个说法是经由陈履安的众生出版社发行的书中印出来流通的。可是我们阅读前后三转法轮的经典时，都认定没有互相矛盾冲突之处，为什么他们却会觉得矛盾与冲突？原因是佛不对二乘声闻明说本识法，所以他们不晓得本识的意涵；他们只管在现象界中的蕴界上面观察缘生性空就够了，只要断我见与我执而不必现观蕴界从何法中藉缘生起（缘起），不需实证本识而现观祂本来已是清净的涅槃自性。第二转法轮说般若是度菩萨，要度声闻人回心成为菩萨，并且度他们进入三贤位中，而且能满足三贤位的别相智——后得无分别智。所以必须要说有一个真实心，说那个叫作不是心的心，从来不忆念一切法，也不会回想过去的事，更不会臆想将来，所以叫作不念心；祂于六尘诸法都无所住，所以又叫作无住心。经由本识法的亲证，努力进修祂的种种别相，圆成后得无分别智，就可以圆满三贤位，这是第二转法轮的般若。

回入大乘的阿罗汉们都成为菩萨，并且终于也实证本识而发起般若智慧了，进入三贤位中次第进修。其中有些人过去世已到初回向位、三回向位，今生跟着佛陀再修学，进入十回向位了。可是先要知道如何入地，才能次第进修佛道，当然要先解说般若诸经；入地以后，对佛道次第与内容的了知就很重要了，所以必须要第三转法轮再来解说十波罗蜜及一切种智；于是对菩萨们说有这么一个心：以前说的非心心其实又名阿赖耶识、阿陀那识、如来藏。“为什么以前初转法轮我不为二乘人讲？为什么我对凡夫也不说？因为恐彼分别执为我。”所以，这个无我性的真我与蕴界中的假我意识是截然不同的。愚人譬如不回心的阿罗汉、没有智慧譬如凡夫，都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为诸凡、愚说，以免他们误认识阴中的假我为真我如来藏。

但是，虽然已为菩萨说了，却还是隐覆密意而说，以免缘未熟者听了以后会生疑而诽谤正法。如何是明说？那就是教外别传。所以佛陀有一天上座以后，因为大梵天供养了一朵青莲花，祂就拿起来给大家看；结果大家看了以后都莫名其妙，不晓得佛为什么拿起青莲花给大家看，却又不说话。就只有金色头陀摩诃迦叶悟了，他知道佛在明讲如来藏，是在教门之外别传密意，度有缘人入门。可是这个明讲，除了金色头陀摩诃迦叶以外，当时大家都不懂，所以还是隐覆密意而说。因此，说空义时一定要隐覆密意，虽然隐覆说，其实是真实法，不是虚妄法。这样空义隐覆的真实法，才是佛菩提道的根本；因为修学佛道而进入佛菩提的内门中，都要靠教外别传这一招，从此而入。

假使不是从此而入，就无法修学般若，更没有办法进修十波罗蜜及一

切种智，初地的百法明门也就无由得证；所以我在公案拈提后面写的偈，说“百法明门尽从此出”，这话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特地用“尽”字，尽从此出，意思是说百法明门全部都从这个识而出，这个是哪个？就是教外别传的这个本识。所以禅这个教外别传，仍然是不能离开教门的；而教门也不能离开宗门，宗门只是个入道、入手处而已，也就是把大门打开，让你进来！不管你知不知道佛法大殿高堂中有多少宝物，里面富丽堂皇的所有法都要给你；但都必须要开了门进来才给，如果没有开了这扇门进来，那些东西就都不属于你。你若开了门进来，可都属于你。

那你也許要问：“这个佛法殿堂在哪里？我都没看见！”“佛法殿堂就在这里！你们每一个人都背着佛法殿堂、背着佛殿到处跑，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说：“好啦！那你告诉我，我终于知道原来我这个蕴处界有一个佛法殿堂，我们每一天背着佛殿到处跑，可是我找不到门，那门在哪里？拜托你告诉我，好吗？”好，我告诉你：“门在这里！”你说：“那不是废话吗？你讲了还是等于没讲！”那我就告诉你：哪一天你若是真的会了，你就知道我真的已经为你明讲了，我已经把大门告诉你了。你还不知道，都是由于你证悟的缘还没有成熟。缘到了，一念相应，你就看见了：“原来是这个门！这个门以前都在，怎么我都不知道？”就是因为缘还没有熟。

所以，空义向来都是隐覆而说，我也遵从佛的告诫，绝对不明说。这个空义隐覆说，讲的是真实法，而这个真实法，是说如来藏空智有两种：一个是空，一个是不空；也就是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你必须要亲证了如来藏，才能够现观祂是空如来藏的道理，同时就能现观祂也是不空如来藏。能够现观时，就表示成佛之道三大阿僧祇劫中的第一大阿僧祇劫，你已经完成了三十分之六了，进入第七住位了。就这么一世，一大阿僧祇劫就过完了三十分之六，真的很快。想想看：你这样一世就过完三十分之六，是不是一秒钟就过完一大劫？这就是长劫入短劫。否则，一大阿僧祇劫，你为什么能在一世之中就过完三十分之六？

所以说，空义隐覆说，一定是真实的法，才必须如此隐覆而说。隐覆了空义而演说给你知道的法，当然一定是真实法，绝对不会是缘起性空；因为缘起性空是依蕴处界而说的，而蕴处界则是从隐覆空义而说的如来藏真实法中出生的。如果不是有这个被隐覆密意而说的真实法如来藏，就没有缘起性空可以存在而演说了！因此，当我讲完了这一章，诸位也听完了这一章，那时一定要懂得这一章所说的主要意思。这一章经文，主要是在告诉你：有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祂是同一个真实法，一心而有两面。都因为有一个真实法来出生蕴处界，才能说有空与不空；如果没有这个真实法，就没有空可以说，当然也没不空可说了。

这个法既然具足空与不空二法，祂一定是最真实法；但这个真实法是十方三世一切法界的大秘密，所以不许用言语来明白告诉你；一定要你自己亲自去学习，亲自去参究。当你学过一段时间，正知正见建立了，实地参究以后就会有因缘实证了。当你实证而名为开悟了，就知道真实法何在。时时处处都能够现观这个真实法，智慧就生起来了，你就知道原来诸经中对于空义一向都是隐覆而说，并非不曾说过。知道了空义一向都必须隐覆而说，你就不明明白白写在书中明说：如来藏就是……假使明白写出来而泄露如来藏所在的密意，大家好像都开悟了，但是缺乏参究的过程来体验祂，智慧当然无法生起来，于是大家都一起来谤法，这不是害了众生无量世吗？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体会，不能像某些愚痴无智的人说：“佛陀说法很吝啬，都隐覆说，都不直接告诉我们，哪有慈悲？”但正好就是这个隐覆密意而没有慈悲，才是真慈悲，因为可以免除生疑不信而诽谤最胜妙的正法。所以常常有人说：“我当初明明知道密意了，老师都不对我印证，当时我气得要死；可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老师是保护我。”因为他后来终于一念相应了，虽然后来一念相应时所知的还是那个，并没有两个，跟他当初知道答案还是一样的，可是受用不同，智慧快速而深妙地生起了。

譬如香严智闲禅师，当他把别人告诉他的答案，向他的师父沩山灵佑禅师说出来时，沩山禅师都说：“不对！不对！”一直都是如此；后来求沩山禅师直接告诉他密意，沩山禅师说：“我说出来的是我自己的，与你有什么帮助呢？”不肯将密意告诉他。然后他想：“没有用啦！干脆去当粥饭僧算了！快快活活过一世，不必苦苦恼恼地参禅总是悟不了，真痛苦。”所以就把搜罗来的禅师语句一大箱，在僧堂前放火烧了，向沩山禅师告辞，去别的地方种竹子去了，不再参禅了。有一天，正在竹林中锄土，锄到一片瓦砾，捡起来丢开，那片瓦砾碰到了竹子“吭”的一声，他突然触动禅机：啊！原来如此！终于智慧开始出生了，才知道当年沩山灵佑不明白告诉他，其实是好心保护他的法身慧命。所以赶快回房沐浴更衣，望他师父所在的山头方向跪下来上香顶礼。香严禅师为什么现在这么感激？因为悟时才知道当初师父不为他说破，真是有道理的。

禅宗里只有一个香严智闲如此吗？不然呀！克勤大师也是一样，不管他说什么，五祖法演都说：“不对！不对！”只要一进门就说不对，因为克勤大师脾气也算大，最后受不了就告辞，走人了。五祖法演也不留他，只在他背后丢下一句话：“等你将来着一顿热病打时，方记得老僧。”后来果然中暑了，你们知道四川热起来可是热得很严重的，今年不也是如此吗？连大楼玻璃都会爆开。他中暑了，很严重，那时对于生死大事根本就使不上力，所以知道自己真的不对，于是心中下了个决定：“这暑病只要稍微好一点，可